

留俄瑣憶

劉舫西

編者按：本文為已故國民大會代表、法學家劉舫西先生原著「生活點滴」之一章，經劉夫人蔡炳彤女士親為校訂並附珍貴圖照多幀，交由本誌刊載，以饗讀者，並紀念此一志行高潔的愛國學人。（圖照刊本誌第二頁）

（一）兩度誤會

民國十四年秋，余參加中央選派赴蘇聯留學生考試，錄取後，即在東山學習俄文，作出國之準備。同時由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通過。組織留俄學生管理委員會，設委員九人，余被派為管理委員之一，並兼交際股主任。時俄人鮑羅廷任國民政府高等顧問，關於留俄事務，名義上是留俄學生管理委員會，秉承中央政治委員會辦理。實際上一切事情均須請示鮑羅廷決定。余既擔任交際任務，因與鮑羅廷夫婦為留俄問題，經常有接觸，不時出入鮑公館之門。而關於留俄學生事務，鮑氏夫婦有所指示，通常亦由我轉告各同學。同學中有羅某，湘人，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生，於東江討陳炯明戰役，頗有戰功。彼於被選派後，即有意偕其夫人前往。屢向鮑氏請求，均未獲允准。尋且變賣原籍田地，以為其夫人自費留俄之資，再三請求鮑氏夫婦，准其夫人自費留俄，亦未得許可。最後羅某夫婦在鮑公館作堅決要求，聲言如不獲允准，即將在鮑公館自殺，以示

決心。某日僵持至夜，羅某夫人仍不肯退出鮑公館，鮑氏夫婦迫不得已，勉為允可，但再三聲明，羅夫人的一切費用，必須自備，始告解決。在此事件糾纏過程中，羅某曾多次請余代向鮑氏夫婦交涉，其他同學亦曾代請余從旁為助，蓋羅某夫婦之百折不撓之決心，實得人同情也。但余雖曾數次向鮑氏代為說項，仍不得要領，羅某與少數同學，有疑余未嘗盡力代求，頗表不快。迨將起程赴俄前一星期，擔任財務之同學陳某，往中央政治委員會領赴俄公費（全體同學共同之費用）不知如何，當時政治委員會秘書長鈕永建先生，對陳某說，該款須會同劉某（指我）來，始能給領。陳某領不到款，回來召集同學開會，報告經過，謂余操縱一切，越權干涉財務所管事務，憤而提出辭職。余對此事如何發生，毫無所知，亦不明其故。經再三向各同學解釋，余絕未向鈕秘書長或中政會任何人說過，非余前來不能領款，究因何誤會至此，余實不知，並請陳某明日與余前往，當面問明鈕秘書長，以釋羣疑，各同學亦勸陳某為全體同學計，勉為其難。翌日余與陳

某同往中政會領款，並詢鈕秘書長必須余同到領款之原因，鈕笑謂並無特別原因，只是彼不認識陳某，須有一熟人來，較為妥當而已，不要誤會云云。衆疑始釋。但事有湊巧，不久，同學對余又發生一更大之誤會。事緣三日前，鮑夫人通知余等，定於星期日下午五時登輪起程赴俄，各人均即忙於準備，忽然在起程前一日上午約十時左右，內子蔡炳彤向余提出要我偕同赴俄，不待余答覆，她即趕往廖夫人何喬凝女士處（因她係在廖夫人主持之婦女部工作）向她說明決心，即於明日隨同余赴俄之意。廖夫人告伊謂時間迫促，恐來不及辦手續，並即以電話與鮑夫人商量。鮑夫人初亦驚訝，謂伊有意去俄，何以不早表示，繼謂公費無問題，第恐如此倉促，無法取得護照耳。並即着炳彤到鮑公館商量，其時鮑夫人正準備赴鄉間別墅渡週末，炳彤去時，她即說如護照能及時取得，其他不成問題。鮑夫人當即與外交部陳友仁部長通電話，告以蔡某人急需護照赴俄，請以二十分鐘為其辦妥，能否做到？陳答以可照辦。囑轉知其本人即來外交部候領。炳彤

到外交部時只差幾分鐘，即到十二點下班時間矣。陳部長一面囑炳形暫候，一面囑主管護照職員即速為炳形辦理護照，不得稍延。護照照辦妥時還未到十二時半，可謂護照史上空前希有之速度，炳形取得護照後，即趕緊收拾行李，準備明日下午五時上船，其匆忙之情形，匪言可喻。炳形乃在極短促時間內，匆忙略事摒擋，即於翌日與余偕同登輪赴俄，各同學看見炳形上船，以為她是來送我遠行的，迨知是一同去俄的，各人非常詫異，蓋事前未有任何人聽說過炳形去俄留學事。而中政會之派遣赴俄留學生名單中，亦無蔡炳形名字。何以忽然發生此事，衆疑余有私心，早為內子安排，秘不告人。且羅某夫人以死請求，政府始勉予准許，但必須自費，而炳形居然不聲不響，即取得公費待遇，各人對比，甚為不平。聞一部份同學在由粵去滬船上，曾數度集議，僉認余此種行為，為極端自私，不可饒恕，有人主張，擬於深夜拋余落海。幸其中有一人謂余平日行事，不類一自私自利之人，何以忽然至此，其中必有原因。應俟查清內容，始謀對付，較為妥當，因此遂決定到莫斯科去電中政會及鮑夫人查明真相，此中經過，余全然不知，但自粵開船以後，一部份同學常對余作怒視狀，見面亦不理會，余心知有異，深恐不知因何得罪他們。惟無法得知因何至此。此船係一俄國貨船，僅有數個小房間，均讓女同學入住。男同學分住貨艙及艙面，於翌晨開往上海，候轉船去海參崴。治到莫斯科後不久，有一天有幾位參與其事的同學，忽然改變從前怒視余、不理余的態度，微笑趨前伸手

向余握手，並謂：「過去我們對你有很大誤會，現在我們已將事體弄明白，知道你是一個光明磊落的人，我們應對你表示十二萬分的歉意。同時極佩服你大公無私的精神，過去我們對你誤會，望你原諒我們，我們現在請你一同去飲咖啡，以便把誤會的經過，向你說明。」那時我仍似丈入金剛，摸不着頭腦，究不知為何事。及到了餐室坐定之後，他們取出二件電報給我。一件中政會的復電，一件是鮑夫人的復電，內容意思大同小異，都是說蔡炳形同志是一位好黨員，年來在中央婦女部工作，勤奮努力，頗具勞績，赴俄係其臨時自動請求，雖未經考選，中央為鼓勵勤勞，樂予接受並給予公費，完全與劉同志無關，劉同志亦從未為其說項，來電不無誤會云云。這幾位同學，特為此向余道歉。余閱畢，一笑置之，甚佩服這幾位同學之坦坦誠誠相告，誤會盡釋，彼此友誼，從此更進一步，且有更深之了解。

(二) 旅途種種

此次國民黨中央選派赴俄留學的青年，約有八九十人。第一批已於數月前起程。時值隆冬，天氣酷寒，而第一批學生中有不少粵籍同學，他們久住在溫暖的南方，一旦北行，特別感到嚴寒天氣的威脅。聞說這批同學在海參崴登岸時，正下大雪，凍得兩腿僵硬，不良於行，而同行女同學抵受不了砭骨的寒氣，為之痛哭。消息傳來，使人心悸，因此我們第二批同學起程前，各人均特別多備禦寒衣服，如皮大被等以備應用。各人對於冰天雪地，寒威凜烈的莫斯科，均懷恐懼之

心。幸好我們第二批同學數十人，起程時，適值夏季，沿途未受寒冷之侵襲。惟途經上海時，亦不免惴惴不安，蓋當時國民革命軍已動員北伐，上海人心浮動，而上海的反動派的軍事當局，對於革命份子搜捕至嚴，由南方來滬之青壯年，均特加注意，我們由粵起程，係於星期日黃昏時，秘密乘俄輪北行，抵滬後亦於夜間從蘇聯駐滬總領館後門登陸。（該總領館位於黃浦江邊。）經由俄領館前門進入上海。當時一部份外省同學寄寓英租界公寓。我與數位粵籍同學，則暫住北四川路某酒店，以為不致為當地反革命政府所察覺。豈知甫將行李放下，即有一陌生男子，闖進房來，我們正在驚疑之際，來人即對我們說：「你們是剛從南方來的，我是警備司令部的政治偵探，特來看看你們，你們不用害怕，在這裏安份居住，我們不會與你們為難的。」說罷望望我們，他就走了。我們在此驚險情勢之下，簡直一句話都說不出來。見他走後，我們才鬆了一口氣，即與各同學商定，即刻遷寓英租界大東酒店，但在此等候換輪去海參崴，恐怕再惹麻煩，絕少外出。大約過了半個月左右，有一天，蘇俄領事館派人通知我們，要我們於某日下午起，分別三三兩兩陸續進入蘇領館，以便當晚從後門登輪起程赴海參崴。夜間各同學已先後登輪。一宿無話，翌晨天甫微明，船即開行。出海後不久，即遇大風浪，船身顛簸甚劇，船上辟拍之聲，難以碗碟破碎之聲，令人驚心動魄。斯時船上客人，吐瀉大作，除我與另一同學，不暈船，照常起居飲食外，其餘全都臥床不能起身，更不能進食。而炳形

聞船一開，即臥床不敢起來，床頭預置乾糧及水瓶，饑渴時即就床頭取用，伊與數女同學居頂層，男同學均住艙內。大風浪來時，余不時冒險跑上頂層，看顧她們。經輪面時，身上衣服常為浪花所濕。遙見不遠海面，有一日本船，已給海浪沖上沙灘擱淺。好在翌日風浪漸弱，無當時之恐怖。海程不遠。航行二日餘，即抵海參崴。上岸後，大家為之鬆一口氣。蘇聯對文化協會派人迎接我們，招待我們入住海參崴大酒店，在海參崴休息兩天，轉乘西伯利亞火車，直趨俄京。

海參崴有不少中國人在餐館或其他機關工作，即海參崴酒店亦有數位員工是中國人。甫出國門即遇同胞，心中有一種說不出的快樂。其時我們尚未習慣吃俄國餐，故我們每餐都去中國餐館吃飯，菜肴中有一味「紅燒螺腿」在各同學腦海中，印象最為深刻，味既鮮美，價又廉宜。而且名符其實的。全盤全是肥嫩的螺腿，並無其他東西滲入。真是百吃不厭，所以我們每餐都必有這個菜。蓋海參崴盛產螺，數量多而螺隻大，十餘二十斤一隻者常有。商店中且有螺腿罐頭出售，可見此地螺的產量之多也。

從海參崴乘西伯利亞鐵路國際列車，直達莫斯科，經時十餘日。這條鐵路為世界最長的鐵路，貫通歐亞兩洲。這條鐵路與築的動機，軍事的意義多於經濟。是俄皇東進政策的一條陸上主要動脈。其間經過許多大山與江河湖泊，穿過無數山洞，其工程的鉅大，世罕其匹。如綿長臥黑龍江上之鐵橋，及前後洞口幾相銜接的貝加爾湖畔的山洞，工程之艱鉅偉大，可謂歎為觀止矣。火

車繞貝加爾湖一小角行走，也足足走了一整日，始畢其程。貝加爾湖為世界第一大湖，湖水來自附近高山之冰解，故清澈見底。湖中有若干汽船在行走。肉眼望不見對岸。湖中遊魚一二可數，湖魚鮮美可口。湖邊有一大站，車停較久。旅客均下車進餐，並購食湖魚。西伯利亞鐵路路線極長，因此車上全置臥舖。沿途或羣山高聳，或曠野無際，高插雲霄之常綠樹，到處皆是，沿線每日皆有一二大站，停車較久，以便旅客赴車站餐室進食。其餘各小站雖僅停十數分鐘，但不少附近鄉民手携滿盛食物之竹籃，向旅客兜售熱食物品，如燒雞、雞蛋、羊腿、馬鈴薯、燒肉及蘋果等等，絡繹不絕。

其中並有很多是山東、河北等省的同胞，因避饑荒而徙居此冰天雪地之境。有賣零食者，有在餐室及車站上工作者，有作其他買賣者。異地遇同胞，倍覺親切。

在火車上十餘日，日惟與輻輳車聲為伍，生活雖覺刻板枯燥，但每日均經歷前未經驗之境地，放眼車窗遠眺，亦覺興趣盎然。時值夏季，沿途亦有不少野花，嫣紅翠紫，點綴其間。國民黨元老于右任先生，在西伯利亞火車上，曾做過一首詩，中有「一路看花入歐洲」之句，傳誦一時，誠寫實之作也。

在夜間，我們都不敢盡情酣睡，因有同車俄人告訴我們，西伯利亞的竊賊，非常厲害，能於夜間從車外，當火車行走時間，以飛繩勾取車中行李，要我們注意。故各人不無戒心，以免行李被勾竊也。

(三) 赤都生活

火車抵莫斯科時，車站上有第三國際派來人員及先來之同學多人，在候接我們。下車後，彼此握手為歡，寒暄一會，即乘馬車直抵孫逸仙紀念大學，又稱中山大學。卸行李後，即由學校蘇維埃人員帶往學校醫務處，檢驗體格。先檢驗男生，次檢驗女生，檢驗室中，除男醫生外，有年輕女護士數人，專司量身高，磅體重等初步工作，當磅體重時，女護士叫我們脫衣服，大家把外衣脫了，不欲再脫，但女護士要我們再脫、再脫，迨至只餘一條底褲時，大家以為不需再脫了，但女護士仍在催促：「脫呀！脫呀！」大家實無勇氣當女護士面前，脫得一絲不掛。於是各人在呆住了。女護士看了好笑，說：「為什麼不脫去底褲，必須脫得清光，然後可以上磅，知道麼？快脫！」大家這才羞答答的像處子一樣，垂著頭勉強把內褲除去，於是女護士走近來，毫不在乎的為各位男士磅體重，量身高了。東西習俗之不同有如此，至今思之，猶覺羞煞。

檢查過身體之後，快到晚餐時候，學校蘇維埃人員，又帶我們這些新生到餐廳去吃晚餐。這是一菜一湯，牛油麵包的家常菜式，也足夠吃飽。晚飯後，到學校各處看一看，隨又帶我們到校外公浴室去洗澡。大浴室是分開男女的，每堂可容數十人。浴室的佈置，一入門就是更衣及休息室，再進是一個大淋浴場，可容數十人同時淋浴。淋浴場內有若干浴床，供赴浴者臥在床上，給人擦身的。替人擦身者在男浴場服務的，都是

男工。大家在這浴堂洗澡時，恍如舉行人體展覽會，毫無遮攔。任由觀看，亦使我們覺得不慣。大家赤身露體，聚在一堂，怪難為情的。這是在國內從來沒有過的啊！洗完了澡，又回到學校，將換出來的髒衣服交給學校蘇維埃洗衣部洗濯，（洗衣費用是由學校蘇維埃在各人的津貼費項下扣繳的。）然後才分別帶我們到已編定的宿舍去。依宿舍房間的大小，有四人一間的，有兩人一間的，宿舍的房間內，除床上用具外，不得放置其他物品，一切用不着的行李，均放置在儲藏室裏，要用時才去拿，這是我們初到赤都時，第一天的生活概況，第二天就經過測驗編班上課了，俄文較好，能直接聽講編在一班；不能直接聽講的分在另一班，都有翻譯。

中山大學除特別注重革命理論的研究外，也有其他的普通課程，如歷史、地理、文學等。最特別是「讀報」與「參觀」兩項，也視作一般課程。「讀報」每星期有兩次，「參觀」有一次。「讀報」這一門，蘇俄是很重視的，「讀報」的指導員，係由蘇聯共產黨派出長於理論的黨的幹部擔任的。由小學至大學都有「讀報」指導員，他們以共產主義的立場，來分析每週國際時事的演變，對於各國政治現狀及變動，更為注意，以使學生們對國際政治發生深刻印象。

「參觀」作為一種人類進化及革命歷史的實際教材。「參觀」的對象，舉凡各種博物館、圖書館、革命文物及歷史陳列館均包括在內，無非使人觀察實際情形，更易了解人類進化及革命史實的演進，以期推知將來新社會（共產主義社會

）之必然出現。

除了各種有關文化歷史的博物館外，尚有農民館，館內設有關於農物社會的各種圖表、農具的陳列，土地所有權的變化、集體農場與個人農場優劣的比較，土地法的解釋等等圖文。還附設有農民招待所，遠地農民來參觀時，得享受免費招待，並有法律專門人員，住在招待所內，以備農民因土地或租佃問題發生糾紛時，為之設法解決，或代理訴訟。館內各種陳設都有專門人員，對參觀者作詳細的解釋，其目的在證明國有土地及集體耕作的好處，鼓勵農民參加集體農場，這在推行農業政策方面，是頗能收效的。

革命博物館除陳列俄國革命的歷史文獻，及有關俄國革命的重要人物外，並有我國國父孫中山先生致列寧的一封信，用精緻的玻璃鏡架鑲好，陳列在當眼的地方，表示對這一東方偉大革命領袖的崇敬，及對這一革命文獻的珍重，我們在異國首都得見此歷史重要文獻，不勝欣慰，深願俄人不負中山先生的期望，携手並進，以達世界大同。

莫斯科中山大學當時約有學生四五百人，全部都是中國人，大部份由中國各地前來。也有一部份是歐洲、日本的中國留學生，由歐洲、日本等地轉來的，其選派機關，有由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考選的；有由中國共產黨直接指派的；（當時國共合作，共黨份子都是跨黨的。）純粹國民黨的學生佔少數，約二百人左右，這其中大多數是當時中國革命要人的子侄，兩年後，這二百國民黨員當中，能保持純粹國民黨員身份，

而未加入共產黨作跨黨份子者，僅得七八十人，思之無任感慨！青年思想之不穩固，易為環境所轉移，於此可見。

當時俄國共產黨領導階層內部正發生思想分歧的鬭爭，因而導致政策矛盾對立，這就是舉世週知的著名史達林與托洛斯基的鬭爭。托洛斯基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物，短小精幹，在俄國革命初期，他是黨中央的重要人物，在政治上握着重大的威權，又是紅軍的總司令，他的聲望與權力，僅次於當時的列寧。史達林是陰謀專家，他運用他的陰謀手段，把黨權篡奪到手後，就與托洛斯基因農民政策問題及世界革命策略問題，進行着劇烈的鬭爭。史達林在鬭倒了布哈林等俄國共產黨革命理論家外，曾在克姆林宮一間房子裏關起門來，與托洛斯基面對面辯論了三天，史達林終究無法說服托洛斯基，托洛斯基也未說服史達林，仍然是各持己見。史達林於是運用黨的權力，監視托洛斯基，不許托洛斯基公開發表言論，和對羣衆公開演講。以後史、托兩派鬭爭愈來愈烈，反映到中國共產黨內部也有兩派的活動，在俄國留學的中國共產黨學生也就跟着分成兩派，互相攻擊，鬧個不休。至於國民黨籍的留俄學生，初時祇是在旁看熱鬧，不作左右袒，後來也漸漸被牽入漩渦。說來話長，本來革命後的蘇聯是一黨專政的國家，除共產黨外，不容許其他政黨存在，但是例外地，在莫斯科中山大學裏，居然出現了中國國民黨駐莫斯科特別黨部。蘇聯政府及學校當局也未加干涉。校內共產黨員全部都加入這個特別黨部為黨員（為跨黨份子）。第一次

黨員大會選舉結果，雖然執監委員人數純粹國民黨員仍佔多數。但每遇區黨部，區分部開會時，那些跨黨份子史托兩派，往往在理論的爭執，政策的辯難，彼此針鋒相對，唇槍舌劍，激烈異常，並多方迫使國民黨員表示其態度，藉以吸收其加入共黨。因此國民黨員也於不知不覺間，陷入此一鬪爭漩渦。我是這個特別黨部的監察委員，那些跨黨份子，常常包圍我，欲我加入他們的陣線。但我始終不為所誘，堅定站在國民黨的立場，與之周旋。後來這個特別黨部竟成了共黨史托兩派的公開鬪爭場所。每次開會，都是議論紛紛，擾攘不休，反使國民黨員，欲討論自己黨內的事務，也不方便了。於是一般國民黨員乃另約定秘密會議的地點。這就是列甯山秘密會議的由來。列甯山秘密會議，後來不啻成爲在莫斯科的國民黨員與共產黨員鬪爭的大本營，兩黨的理論與政策的爭辯，從而日益激烈。導致胡漢民先生出國，到莫斯科時，也曾出面調解，勸令息爭，但這種爭執一直到我們畢業回國時，也未嘗休止過。

在莫斯科兩年，所接觸的事物千頭萬緒，有如一部二十四史，不知從何說起，就記憶所及，拉雜書之，有如下述，掛一漏萬，在所難免也。

(1)物質缺乏蘇聯革命政府成立已十年的當時，物質缺乏之仍甚嚴重。我們到莫斯科不久，偶然在街上閒逛時，即看見不少背負麻包的俄人，到處收買破舊衣物。有時我們將破爛的東西，拿出來賣給他們時，很能賣得起價錢，一隻在中國帶去的手錶，新買來時只值十餘元的，用舊了，

到那裏至少也可以賣得加倍的價錢。因爲當時蘇聯國民，要憑政府發給的購物證買物品，每人每年購買各種日用必需品都有一定的限量。譬如皮鞋，每人每年只准買兩雙，布疋只准買若干尺等等，即使有錢也不能多買。鐘錶之類，簡直缺乏到難以想像。所有少量的鐘錶，都是革命前的舊物，式樣古老，新的完全沒有。因爲革命初期，蘇聯與瑞士因某項外交問題，發生糾紛，率至兩國絕交，斷絕貿易，而其他西方國家，亦多有同樣情形。蘇聯本國自己又不能製造。因此形成鐘錶極度缺乏。其他物質的缺乏，則因革命時期破壞過甚。資本主義國家均不與蘇聯貿易，以圖困擾蘇聯，在此四面包圍之下，俄人只好將破壞了的工廠、機器，從事修理，以期絕處逢生。但這些已遭毀壞的機器，即使勉強修補使用，其生產力之薄弱，不言而喻，所以物質的貧乏，長期困擾着蘇聯的人民。

(2)食物的粗劣與不足 中山大學設有食堂及咖啡檔。食堂是專門供給本校學生膳食的，早餐有牛奶、麪包、牛油。午餐和晚餐，有一菜一湯及麪包牛油，菜多半是牛肉，間中有魚或羊肉。牛肉是由南俄或其他地方宰殺運來，經數月後冰藏了的。有如一一片柴皮，毫無肉味。麪包是白麪包，據說是特別爲中國學生預備的。其他學校所用的都是粗糙的黑麪包。因爲學校當局知道中山大學的學生，都是所謂資產階級的子弟，平時享受慣了，資產階級的習性未改，恐怕吃不慣像蘇聯學生一樣的黑色粗劣麪包，所以特別爲我們預備白麪包，事實也正是這樣。因爲後來，我們

會到其他大學及軍事學校去參觀，他們招待我們一起共餐時，通通都是吃粗劣的黑麪包。有些同學在本校食堂吃麪包時，仍嫌白麪包的皮不好吃，往往把麪包四週的邊撕下來，單吃中心那些。因此，食堂女工收拾餐桌時，看見這些麪包皮邊，散亂放在桌上，初時黑着臉孔，表示很不高興，後來簡直忍不住罵出口來，說是浪費蘇維埃的食物，警告那些不吃麪包邊皮的學生，如再這樣，她要拒絕送餐給那些人。常會因此發生爭吵。浪費本來是不好，但由此也可見食物缺乏的一般。中國人對吃的方面，的確是够考究的，雖然有白麪包吃，一般學生對日常的食品，仍是不滿意，於是在某一次本校經濟蘇維埃會議時，就有人提出要求，請經濟蘇維埃每星期給我們吃一次豬肉和青菜，（食堂是歸經濟蘇維埃管理的。）結果經濟蘇維埃接納了這個要求，以後我們每星期能得到一次豬肉和青菜，大家非常高興。不知道的人，會覺得希奇，以爲我在說笑話。中國普通家庭，不是天天都有豬肉吃麼？尤其是白菜更是隨處都有，殊不知莫斯科是寒帶地區，經常冰天雪地，每年九月以後至次年三四月都是不斷的下雪，天天雪花飛舞，菜蔬的生長期，一年只有短短的一個夏天。所以在莫斯科吃青菜比牛羊肉還貴，青菜和豬都要由南俄運來。食物店把青菜放在玻璃櫥裏出賣，其珍貴可知。在莫斯科的其他肉類，都是經過長期雪藏的，只有豬肉有新鮮的，但是很少，我們要求每星期吃一次豬肉和青菜，在蘇聯人看來，已經是很享受的了。這裏所說的，只是中山大學方面的情形。在莫斯科社會上

，到處都有公共食堂，收費頗廉，每客也是一菜一湯及麪包，就很難吃到豬肉和青菜了。一般家庭很少自己煮食，一般都取其便利，去公共食堂用餐，通常家庭中，只有一個銅茶桶，用來煮茶喝的。

至於農村中吃食情形又如何呢？我會到莫斯科近郊及更遠些的農村去參觀旅行，見農民用餐時，多半是只有一湯和麪包，很少有其他菜肴的。牛奶在農村中是常見的，農民差不多都養有奶牛，自行擠奶。

蘇聯農產品並不豐富，因為土地雖廣，可耕地不多，如西伯利亞這樣廣大的平原，氣候過於寒冷，大部份土地無法耕種，其他能耕種的地方，土地的生殖力也不強，蘇聯的一般可耕地，分為黑土地帶與非黑土地帶。黑土地帶生殖力較強，可以年年耕種。非黑土地帶生殖力較弱，需要施行三田制。所謂三田制，那是將一塊土地分為三部份，每年耕種一部份，其他兩部份則休耕以培養地力，週而復始。每塊土地都是每三年輪耕一次，這樣不啻無形中縮小耕地面積，也就是減少了生產品。情形如此，在有龐大人口的蘇聯，農產品的供應，安得不感到困難呢？

(3) 節約運動的認真 蘇聯在革命前，本是生產落後的國家，加以革命時期破壞過甚，革命初期餓死了不知多少人，據說當時餓殍隨處可見。因此雖在革命政權成立後已達十年（一九二七）之後，元氣尚未恢復，物產的供應仍甚缺乏，不得不提倡節約，以資因應。一般俄人對於節約運動，頗為認真，舉例來說，共產黨人做了帶頭

作用。當時俄國公務員的薪金既是很微薄，而俄共規定從事公務的黨員，要比非黨員的報酬為低，其比例約等於普通非黨員的公務員百分之六十，此其一。其次俄共中央的高層人員雖備有小汽車，但他們很少使用。譬如我們中山大學校長拉狄克是一位開國元勳，在當時也還是擔任很重要位置的第一階層人物。他是東方問題的專家。他住在克姆林宮的官邸，就有幾個大房間完全放置東方問題的書籍和報刊。有一次，他邀我到那裏去，他帶我去看這些圖書，並告訴我西方傳教士關於東方國家情形最初的報告，也有不少。政府也配給他有小汽車和電單車。我在校兩年，只見他坐過兩次汽車來學校，平時都是坐電單車，有不少時候，竟是搭乘街上的普通電車來的。他常常在校內用餐，都是在校內咖啡檔買兩只麪包，一杯紅茶就算一餐的。據說克姆林宮的重要人物，生活很樸素。還有幾件小事，也足見俄人做事的認真：

(a) 莫斯科街上的路燈，什麼時候開亮，什麼時候關熄，都有規定的。在關熄的時候，（大概是晚上十一時）街道上只疏疏落落的留很少數的燈光，其餘一概熄滅，從來都是嚴格執行的。

(b) 在中山大學課室內，貼有一個如下的通告：「晚上在課室開亮燈溫習時，溫習完了，最後離開課室的人，必須將電燈關熄。」但是我們承認中國學生確是帶有小資產階級的習氣，常是隨隨便便的，因此往往溫習完了，課室已沒有一個人了，而課室的電燈，還是亮着，那是最後出來的人，沒有把電燈關熄，等到俄國工人查視課室

時，才為之關閉，又惹出一番閒話，說中國人不知愛惜蘇維埃的物質，報告到學校，明天上課時又要受到警告了。

(c) 上面曾經講過，在食堂裏，因有些學生，把麪包皮撕掉不吃，被俄人認為很大的浪費，不客氣的指責，諸如此類的事情頗多，由此一方面足以窺見俄國當時物質的缺乏；另一方面也表示出俄人對節約的實行的認真。假如在我們中國情形就不同了，我們若一回想抗戰時期，遷都重慶，滇緬路遭到封鎖，行都物質當時也很缺乏，節約口號一時高唱入雲，而酬酢宴會與平時一樣頻繁，筵席的豐盛，更看不出與平時有何兩樣。即使有人覺得不符節約規定，但各人自掃門前雪，有誰出來糾正呢？於此我仍不能不對俄國人做事的切實另眼相看了。

(4) 斯拉夫民族性的呆板、刻苦、與服從 俄國人在列寧的領導下，曾經做出驚天動地的共產黨大革命，把俄皇的統治與資本主義制度，根本推翻，創立了工農兵的專政，但在許多事情上，仍然可以看出來，斯拉夫民族是相當呆板的，家庭的陳設，不輕易變動；社會的習尚，也常常刻板的保守着，在許多地方都可以看到，建築樓房搬運材料上高層的呆板方法的可笑，譬如搬運磚頭到各層樓，他們是將一些磚頭繫起來，揹在背上，沿着建築物外面所搭棚架的梯級，一步一步地揹上去，這種呆板的搬運方法，既費時，又辛苦，在大革命後，直到一九二八年仍然如此，沒有改變。

俄國人的刻苦耐勞，也是世界聞名，今人欽

佩的。他們對任何事，都能孜孜不倦，勤勞不輟。我想這種精神的養成，與他們所住的地理環境有關。因為俄國土地雖廣，大半地方位於寒帶，年中大部份日子，都是大雪紛飛，寒風凜骨。爲着生存，不能不拚命與大自然鬭爭，下雪時，天爲清除積雪，已使他們無法不咬緊牙關，與雪奮鬥。滿街的掃雪工人，要在冰天雪地中工作，以及不停奔馳的運雪卡車，頻頻的一車一車把滿車的雪運出郊外去。夏季時期雖短，而酷熱的程度，也令人難以忍受。這不是經常訓練成他們刻苦耐勞的性恪麼？

俄國人的服從性也很強，他們一經信仰某人，或某種主義思想，就很不容易動搖。俄國革命所以能够成功，與此也有很大的關係。因當時俄國人以列寧爲聖人，深致信仰，一經列寧號召，艱苦不辭。如有批評列寧的不是，無不羣起攻之。只要列寧怎樣說，他們就跟着怎樣做，其服從有如此者，實屬難得。

(5) 政治教育深入民間 俄國大革命後，蘇聯政府對於洗腦工作，極爲注意，把共產主義思想，從各方面灌注於人民腦海中，如文藝、戲劇、音樂、教育，以及各種娛樂，均帶着極濃厚的共產主義色彩，於潛移默化中，使人民傾向共產主義，學校的讀報一課，完全以共產主義的立場，去分析國際局勢，及各國政治情形，對於一般青年的思想，影響最大。

俄國共產黨利用報刊、戲劇及口頭宣傳，普遍而深入地使共產黨的政治教育深入民間。因爲鐵幕的緊閉，使一般人民除共產黨的言論外，聽

不到其他的聲音，只有盲從而附和，久而久之，也就積非成是。近墨者黑，也就以爲共產主義是最好的主義。共產制度是最優良的制度了。因此，有時在街上或公共場所，常常會聽到有人對政治問題的爭論，這些爭論常常是由於偶然有人批評共產制度而起的。有一次，我在莫斯科高爾基公園散步，突然有一位小學生，走到我的面前，和我攀談，他知道我是中國人，就提出些中國政治上的問題來問我。由於彼此的觀點不同，於是對中國革命問題，就起了爭執。後來談到俄國問題，一樣有不同的見解。辯論了很久，那位小學生和其他共產黨員一樣的論調，認爲中國國民革命是小資產階級的革命。俄國共產制度是最優良的政治制度，足見其政治教育之深入，與共產黨宣傳之普遍了。

(6) 頑童問題 當時蘇聯人認爲社會主義國家，無貧富之分，當然是無乞丐的。因爲人人都工作，人人都有麵包，可怪的是，我們常常在街頭看見有衣衫襤褸，面目污穢的十歲左右的兒童出現。有時看見他們從擺放在街邊，等着埋放在地下的大水管裏鑽出來，滿身骯髒，面黃肌瘦如耗子般竄來竄去，俟機向人乞食。我曾將此種情形詢之俄教授，問社會主義國家何以有此現象？據解釋謂，這些都是兒童收容所偷跑出來的。他們先前都是資產階級的兒女，因舊習慣一時不易改過來，不容易接受社會主義教育的感化，常常偷偷出來，到處流浪，可見人性之改造，實非易事也。

(7) 盜竊問題 俄人常以社會主義國家，不似

資本主義國家貧富懸殊，在社會上造成盜竊拐騙的罪犯。社會主義國家，在經濟上人人平等，人人工作，社會不容有閒階級，故人人得享工作的成果，無須盜竊他人財物以維生活。因此盜竊拐騙等事實，在社會主義國家是不會發生的。但理論是理論，事實還事實，在我到俄國不久，有一天早上，我剛從宿舍回到學校，預備要上課的時候，看見學校辦事人員綁起臉來，氣氛有些緊張，尤其是負責主持學校經濟蘇維埃事務的那位楊某，更與平時的表现不同，我覺得奇怪，悄悄問其他同學，才知在中山大學本校，昨晚發生失竊的事情，失去了一批衣物。因此各辦事人員情緒特別緊張，也是社會主義國家的一個諷刺。事後，學校辦事人員對這件事的解釋，認爲這些盜竊者是對社會主義了解不够，所以有此錯誤。他們認爲這只是一種個人認識不够的錯誤，不是犯罪的問題。人究與物不同，共產黨以唯物史觀批判一切，故對人的看法，與對物的看法，沒有什麼大不同。以爲是一個簡單的事情。這是一種錯誤的看法，人究不是普通的物，不容易安排就範的。這是一個社會問題，不能看作如此簡單。據報章所載，直到現在蘇俄仍有盜竊之事，不時發生，可見一斑。

(8) 奸殺問題 在蘇俄革命的初期，男女性愛的藩籬，可謂已徹底摧毀。在當時男女性愛是極其自由的，只要是彼此相悅，隨時可以發生肉體關係沒有人譏笑，也沒有干涉，如果願意結婚的話，只要男女當事人同到警察局或派出所登記，就成爲正式夫妻。離婚也一樣簡便，夫婦二人同

到警局或派出所聲明，願意脫離夫妻關係，就可註銷婚姻登記，各走各路。即使婚姻關係仍然存在，如丈夫或妻有事他往別處，夫或妻任何方，常可公然招納異性來家住夜，視為平常。倘若未結婚的男女更可自由。即使偶然在街上遇到陌生異性，若彼此交談得來，常能雙雙挽臂回家度宿，或到家庭澡堂，共作鴛鴦戲水，交頸同眠。（蘇聯的家庭澡堂，原是供家庭男女老幼共浴的，但非家庭中的男女往往借此幽會偷歡。家庭澡堂中，是分隔着若干組房間的，每一單位有一間套房，分成更衣室及浴室兩部份，更衣室裏並放置有大床一張，供臥息之用。）在這樣隨便的生活社會，照理是不應有強奸或奸殺的事件發生。而蘇聯法律對強奸案件的處罰規定，亦特嚴厲。社會上一般人對強奸行為更視為不可恕，最可恥的事。可是事情往往出人意外的，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，奸殺也居然發生了。這是在暑期中莫斯科近郊的避暑勝地——「擔莫的瑕」的森林中，被人發現一個青年美麗的女子，給人奸殺斃命，這是一件很轟動的事情。人人聽到此新聞，均為之驚訝不置。社會主義的社會，雖對性愛放任自由，仍不能防止強奸的事件發生，人類的理智應作何估價，這是一個值得注視的問題。

(9) 暑期生活莫斯科雖地處寒帶，但在七八月間也是極酷熱的，那個時候日夜二十四小時，除了午夜十一時餘至凌晨一時餘是黑夜外，其餘時間全在炎熱的太陽照射之下。因此其酷熱程度有逾熱帶者。當我在莫斯科度第一個暑期時，曾經開過一個笑話，某夜余在入黑後的午夜十二時

就寢，不一會即為窗外太陽的強光照曬到床上，使我驚醒，睜開眼睛一看，已經滿室陽光，我以為是天亮了，應該起床。起床後就向盥漱室。在走廊上遇到一個宿舍的工人，他問我做什麼現在就起來，我說太陽已高掛在天空了，還不該起床麼？他聽了為之大笑，他說：「現在正是深夜兩點多鐘，在莫斯科夏天的太陽，都是這個時候出來的，你以後要看鐘起床，不要受太陽騙了，你看每個房間的人都還在呼呼大睡呢！」我才又回到床上去睡。因為暑期的天氣這樣熱，所以莫斯科各機關、工廠、學校、商店，以及其他機構的職工、學生等等，在暑期中，都有一個休假的日子，輪流到郊外避暑的地方去休息，有些是一星期，有些是兩星期、三星期或一月、兩月，視乎各人服務機構的工作繁簡而定。我們中國留學生，則通通有兩個月的暑期休息，俄人認為中國人沒過慣這樣酷熱的生活，所以特給予較長期的休息。

避暑場所一切由醫生管理，各派送人員去避暑的機關、團體、或學校，除照規定負擔各人的生活費用外，什麼都不用管，各人被送到避暑場所時，首先就是到醫生處檢查身體，檢查完後，由醫生指定居住的房间。並編定應參加晨操的小組，指示每日應作何活動，如游泳、打球、在森林中散步等，視各人的體健如何，規定晨操時間的長短，或不許作不適宜於其體健有害的活動。但無論任何人絕對禁止在避暑期間閱覽書籍，以期做到完全休息的事實，每日吃喝五餐，晨早八時起床，即赴操場作早操。斯時宿舍房門，全

部關閉。九時早餐後即分頭作各種活動，如游泳、散步等等。午十二時午餐，餐後即回宿舍午睡一小時，時間一到又須全體離開宿舍。宿舍隨又關閉，不許進入，直至晚上十時宿舍房門始再啓，下午三時午餐，六時晚餐，九時夜茶，每日除吃、睡外，全部時間都須在室外，作適當的種種活動，如果體格欠健康者，醫生視其需要另開特別食品單交與廚房，為此人特備。如有肺病者，由醫生通知原派機關、團體、或學校，送去南俄黑海療養。

在避暑場所居住一星期或兩星期的俄人，其體重比來時，常可增加五六磅。但中國學生居此兩個月也增加不到兩磅，這使醫生大為驚異與不滿。

在避暑期間，由管理處發給每人一件背心，一條短褲，間日一換，不許穿其他衣服，至於各人帶去的衣物，除了一件外套，可以帶進宿舍，預備晚間較涼時穿用外，其他衣物全要交貯藏室封鎖起來，非因事回城，不得取用，據俄人說暑期的休養，是要使人健強體格，以作冬季來時禦寒的準備。因為莫斯科經常在九月底就開始下雪，要到翌年五月始放霽。冬季是極為寒冷的，必須要有健壯的體魄，來與寒冷奮鬥。

(10) 政治警察在當時的蘇俄，政治警察是遍佈各地的，無論任何時地，均有政治警察窺伺其間，鬼影幢幢，令人可怕，如若言語不檢點，偶然批評政府的不是，或對共黨有煩言，隨時有人跟踪，監視行動。或突然有人跟你談話，問長問短，初則予以口頭警告，如再有錯失，則隨時有

被綁架失蹤之虞。政治警察對反對份子，偵查確實後，每於深夜到他住處將之拉走，人不知鬼不覺，俟他熟睡時到他床上拉起來，不准聲張，就拉到預定的汽車上，將他載去，送到懲治的機構去。罪嫌輕者禁錮洗腦；罪嫌重者秘密處決。同居、同學或同事，祇知忽然不見了某人，但不知如何失蹤，數日不見之後，大家心裏有數，都知此人凶多吉少。總是政治警察的傑作。所以政治警察在蘇俄，不啻是恐怖的別名。蘇聯政府就靠政治警察來作恐怖的統治，蘇聯的政治警察是有無上威權的，生殺予奪，大權在握，人民莫奈伊何。政治警察的偵查技術，也是極其巧妙的，有時你在街上行走，如果身上帶有日記簿之類的東西，會忽然不見的，當你發覺日記簿或其他文件不見時，你就會警覺，政治警察在對你施行偵查了，有時會忽然有人走到你面前和你談天，故意

說些不滿黨與政府的話，或對黨政要人故意攻擊，以待你的反應，如果不知是計，鮮有不上當的。同學們常有信件忽然不見，或筆記簿失蹤，但有時過幾天，這些已失的東西，又會自動出現在你的眼前，大家心知肚明，只好裝作若無其事了。有一次在火車上，有位同學掛在床頭上的衣袋裏，有一本日記簿忽然不見了，到處都找不到。袋裏尚有鈔票及其他物品都完全無恙，只是不見了這一本日記簿。他心裏恐慌，跑來和我商量，我叫他不要聲張，就詐作沒有這事。結果也沒有出什麼事情，因為他這本日記簿並沒有對政治批評的事實，只受了一場虛驚而已。

私人談話。就是汽車司機及馬車伕，也有政治警察穿插其間。蘇聯的駐外領事館的職員（包括大使在內）全是會自己開動汽車的。在公開的應酬場合，他們的汽車是由司機駕駛的，如果是有特別事務，或特別約會某人，有重要商談時，他們是不用司機，由自己駕駛汽車前往，以資保密。蘇聯的政治警察總部，備有各國政府人員的名冊，文官自科長級以上；武官自校官以上，一覽無遺。

這些名冊對每人都註有各人思想的傾向、政治背景等，因此如有新人登上要職，就可由此測知他的動向與作風，以定其應付之政策。即各國政黨的人物及其主張，以及社會名流等，都有相當詳細的資料，隨時查考。故蘇聯在特務工作方面，不特擁有很多精幹的人員，而且用在這方面的經費，也是極其龐大的。

中外文庫 之四十一 貴州政壇憶往

何 輯 五 著

定價台幣壹佰陸拾元

要目：貴山富水憶舊痕，清廉可風的劉顯世都督。護國討袁幕後人物王伯羣與王文華，顧祝同與西南軍政，追憶吳鼎昌主席，我對楊森將軍的認識，追念谷大哥正倫等散文多篇，另有關於貴州水資源，金屬礦產等論文多篇，篇篇可讀，更富史料價值，全書四百餘頁，穿線平裝，定價壹佰陸拾元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。

（頁七十六見文）圖插「憶俄留」西舫劉



（上）留俄同學民國十七年由俄經日本返國在南京玄武湖留影，（左一）劉舫西，（左二）劉詠堯，（左四）劉夫人蔡炳彤女士。
（下）劉舫西（二排左二）偕夫人蔡炳彤（二排左）自俄經日本返國在東京與親友合影。

